

经典 梦想



我们最终会被社会这所大学录取
面对一个又一个的人生课题
我们必须学会坚持自己的梦想
去独立思考 and 解答……

Jingdian Mengxiang

安言◎著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经典 梦想



我们最终会被社会这所大学录取
面对一个又一个的人生课题
我们必须学会坚持自己的梦想
去独立思考 and 解答……

Jingdian Mengxiang

安言◎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经典梦想 / 安言著. —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5. 10

ISBN 978-7-5115-3398-2

I. ①经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41301 号

书 名: 经典梦想

著 者: 安 言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刘天一

封面设计: 中联学林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 65363527
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9844

网 址: [www. peopledaily. press. com](http://www.peopledaily.press.com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 305 千字

印 张: 17.5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3398-2

定 价: 43.00 元

题 记

亲爱的，做个好梦！

你总是喜欢这么祝福亲人和朋友。

我们为什么都喜欢这么祝福人？因为我们自己都有梦，有各式各样的梦，有美好的梦想。人类梦的内容与清醒时意识中保留的印象有关；梦想往往又是理想的表露，一个经典的梦想，常常是我们毕生追求的理想境界。

读书考大学，曾经是一个高中生的经典梦想。

昨天，你是一个高中生，想得太天真，满以为考取一所名牌大学就有了未来，就有了一切，就是你人生理想的实现！所以，当你高考意外落榜时，你才会过于执着，觉得这大学梦一破，你就没有了未来，没有了一切，再也无法实现你那伟大的人生理想！

今天，你走上社会，才逐渐明白，一个学位，无论它多高，在我们的人生简历中只不过一行字而已。你高中毕业后，如果进入大学学习了，相对于漫漫人生路来说，也只是有了一个初始的里程碑；而不管进入不进入传道授业的大学，我们最终都将会被社会这所大学录取，那一个又一个的人生课题会接踵而来，逼你去独立思考与解答。

总之，不管你进不进入大学，社会这所大学都会来考你，而且会不断地给你出难题。所以，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，我们上哪样的大学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面对社会这所人生大学，面对不断发展前进的时代，你如何坚持自己的梦想，去思考和解答那些接踵而来的人生课题。

有梦想，你就必须有改变。为了梦想，我们必须根据时势的变化而变化，不断地改变和提高自己。如果你的才智还撑不起你的抱负和雄心，你就应该静下心来学习；如果你的能力还驾驭不了你的环境和目标，你就应该沉下心来历练。人生，就该不懈地努力学习与历练，不断地改变自己。机会，永远

会留给找准方向与目标，不断努力改变自己的你！

什么是梦想？梦想就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改变和提高自己，永不满足于取得的成就，享受努力追梦的人生过程和这个过程带来的一点一滴的喜悦。

安言

2015 年 5 月 18 日

1

明天暑假就结束，今天还接到学校一封信，这完全出乎郑晚子意料。凭他这年龄、经历与经验，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明天由于这封信，他的人生轨迹将会发生极大的转折，发生一种与他的人生理想天悬地隔的改变。

郑晚子是龙印港百里挑一的好孩子，他从小就树立了上大学的人生理想，一直是同时入学的细二小他们的偶像。细二小连小学也没读完就回家种田了，郑晚子读完小学读初中，读完初中再读高中，从龙印港一路读到县城最高学府——范堤县中学，眼看下面就是读大学，在细二小眼里，这个从小没娘的晚子简直不可想象，简直就是一个神，他简直羡慕煞了！

可郑晚子毕竟才18岁，只是一个刚刚念完高二的青涩学生。在范堤县中学，他虽然是一个高才生，但他仅仅只是学习成绩好，在社会经验方面远不如同班同学王珩那么老道。王珩初中毕业后做过两年代课教师后才上高中，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经验，对时势的变迁比较敏感。郑晚子没有这样的社会阅历和经验，加之从小又失去母爱，少了母亲的教化指点，脑子里想法很单纯，容易把社会的复杂性简单化，容易把时势的曲折性直线化。

此时的郑晚子，对于今天县中来的这封信，对于他的人生轨迹将会发生的转折浑然不知，没有任何预感。

这当儿，也就是他听到陆大炮“大炮”似的一声喊的这当儿，是中小学校暑假快要结束的8月30日这个闷热的傍晚。

暑假放了两个月，从7月初开始到8月31日，也就是明天，暑假将要结束。这就是说，郑晚子读完高二课程放了假，离开范堤县中学回到堤东龙印港老家劳动，已经有将近两个月了。这当儿，按照队长陆大炮的指派和照顾，他正在龙印港一块集体大田里上工，与友全嫂子、兰英等一帮女社员一起，热气烘烘地拔棉花草。

龙印港的孩子放了暑寒假，不能去什么大城市开阔眼界，不能去什么名山大川名胜古迹旅游，那些统统是富裕事，梦幻中的天方夜谭。他们放了假从学校回到家，没得第二个选择，只有干农活。力气不够时，在家里自留地里干，力气够了就到集体大田里上工，帮家里挣工分。除了暑寒假，春秋两季农忙时，学校还专门放忙假，让他们回家来干农活。大多数孩子念不了几

年书，就辍学回家一生一世干农活。郑晚子的发小细二小，小学还没有念完，妈妈被雷劈死，老子陆大炮就叫他回来上工挣工分。细二小爱做活计，晴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泥，甭管活计再苦再累，三考六练不买账，顺便还健壮了身体，磨砺了意志，愉悦了身心。

郑晚子也爱做活计。他从小就会做，挑猪草，他手脚比别人快，半天下来，篮子里的猪草比细二小挑得还多。放牛，他会找草又嫩又多的放牛场放，让他的牛比细二小的牛吃得饱。老牛在津津有味地吃草，他便躺在牛垫子上看《三国》《水浒》小人书，尽情享受这无忧无虑悠闲自在的休假时光。晚霞布上了半个天，又渐渐褪成了一抹彩色的地平线，他快快活活地哼着小调，骑上吃得肚大腰圆的老牛慢慢地踱回家。

他喜欢看牛，还喜欢听龙哥小驾牛的耕田号子。龙哥小的耕田号子赛如胡松华的赞歌，常常划破龙印港的夜空与星辰，有时，龙哥小的耕田号子与旺爹的踏车号子、二叔的打场号子、陆大炮的挑担号子、龙印港的各种号子混合在一起，赛如一个交响乐队开进了龙印港，他就站在屋外痴醉，忘了回家。

他现在念高中二年级。再有一年就要上大学，上了大学，就是公家的人，毕业后将由公家统一分配，不知会分配到哪儿，但肯定不会回龙印港，今后回家帮父亲挣工分的机会将愈来愈少。所以今年的整个暑假，他就像被卖在集体大田里，争分夺秒一天不间断地干农活。

天气奇热，大地，赛如天然的大蒸笼。正在锄草的郑晚子赛如蒸笼里的落汤鸡，热得喘不过气来，恨不得跳出蒸笼外，跳进田头的小河，去水里凉快凉快。就在这当儿，就在他热得喘不过气来的这当儿，他看见炮队长双手合如一个喇叭，站在老远的田岸上，在大声地呼唤他，晚子——晚子——

炮队长紫铜色的红脸，挂满黄豆大的汗珠。炮队长说你老头子喊你回去，家里收到一封什么信，学校寄给你的。

他十分意外，从高一读到高二，整整两年中，学校从来没有给他家里来过什么信，今天这封信，可是开天辟地第一回！

鸿雁传书，拨动了心弦。一封信，像一根纽带，系上他的思绪，和阔别了近两个月的范堤县中学倏然紧紧地联系起来，他不由得一阵兴奋，连声谢了炮队长，急急回家看信去。

信，信，信，他满头满脑子都是信。

书信啊书信，你这个使者，将会带来学校的什么好消息？

田头突然刮来一阵凉风，他陡感惬意无比。他索性解开褂子纽扣，敞开胸怀，脱下脚上的草鞋，穿过棉花地里一片绿浪滚滚的海洋，奔上龙印港笔直的中心大道，往自家的丁头府茅屋，大步流星地走去。

风势越来越大，乌云被狂风赶着，从天边翻卷而来，太阳没了，淹没在一阵阵翻滚的云堆中，天色大变，一片天昏地暗。

风，是雨的先锋。眼看一场雷阵雨将到，来势非常凶猛，他估计自己不能抢在落雨之前赶到家，而是要被淋在半路上。他非常着急，老头子在家里不晓得有多担心呢。

他心急如火，拼命狂奔起来。

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。江北平原夏秋季的傍晚，一阵闷热热得空气纹丝不动，紧接着就会是一阵狂风暴雨。郑云礼焦虑不安地站在郑家丁头府明间中央，郑家这一幢丁头府茅屋，单单地坐落在龙印港西南角的河边上，门前是环绕龙印港四周的弯弯龙印河，屋后是笔直冲天的三棵刺槐树。他站在明间中央，一会儿抬头朝门外望天，一会儿低头向桌上看信，脸色一会儿黄一会儿白。

他十分后悔，不该这个时候趁炮队长带信叫小伙回来。范中的这封信，公社邮递员刚刚才送来，让小伙迟一点儿回家看又碍什么事？他怕小伙淋在半路上，淋坏身子怎么好！

庄户人家重男轻女爱儿子，他的爱子之心特重。庄户人家结婚早，生娃也早，龙印港许多人家不到二十岁就养了小伙，早养儿子早得力。他为事（堤东方言，结婚的意思）早，但养得晚，三十岁才得子，所以对晚子特别惯，晚来得子的庄户人，爱子之心哪个不重？

更何况，当初生晚子，还有一段小插曲。

他为事之后，妻子春女一直怀不上，她就去请教旺奶奶。

旺奶奶神秘地说，春女啊，我教你个办法。说着，侧过头，嘴对着春女的耳朵，轻言轻语地说了几句，捣了一个鬼。

春女听了旺奶奶的话，来到龙印港邻村一个养了小伙的人家，趁人家不注意时，拿走了人家一只木碗子。碗子，即碗子，是舀水的用具，木质，形如古代的大碗，上面有个手抓的把柄，在堤东方言中，“碗子”与“晚子”同音。因此，旺奶奶说，偷人家“碗子”，自己就可以“晚来得子”。果然，偷了碗子后第二年，春女就生下个大胖小子。所以，他就给儿子取名叫晚子。

可惜，春女29岁就得病去世。晚子那时才6岁，就变成一个没娘儿。春

女过世后，他更是加倍地惯这没娘的晚子。

郑晚子从小学读到高中，都是他又当爹又当妈一手带大，一天天惯起来的。庄户人家活计重日子苦，火气大是正常，动不动就打骂孩子将火气发在孩子身上也正常，但他却从不打骂郑晚子，他这样惯小伙，在龙印港是独一无二。

轰，轰，轰轰，一阵闷雷滚在狂风中，由远而近，好像从水中滚过来。紧接着，一道电闪从天而降，犹如一柄霜剑，将天幕撕成两半。陡然间，千百条巨蟒闪天际，万钧的雷霆压顶来，他老眼喷花，魂飞魄散。滴，答，滴滴，答答，滴滴答答，酒盅大的雨点打下来，愈来愈密集地打在门前谷场上的灰尘里，溅开满场满场的水晶花。

轰，哗——，轰，哗哗——，狂雷巨闪，加剧在天地间滚动碾压搏击，击穿狂风，击穿天幕，击穿地盖，他吓破心胆！

乡间的电击雷劈，不只虚张声势吓人，还真的会劈死人。那年夏季，龙印港生产队中心大道上，就劈死了一个人。那个人，不是别人，就是细二小的妈妈陆大炮的婆娘。

他担心极了。晚子啊晚子，你千万要躲一下雨。即使不躲雨，冒雨家来，也别往那块走！那块地方高，周围又没有座房子，没有棵大树，很容易遭到雷劈，危险啊！也怪自己，没有提醒一声晚子。好像说过这件事啊，是跟他说过还是没有说过呢？

门内，郑云礼仰望苍天，心事重重，不住地自责祷告。

门外，老天爷雷鸣电闪，狂风暴雨，一个劲儿地施发天威。

他捧着圣旨般的那封信，紧闭双眼，不敢再朝外望。天哪！刚刚还是好的一片艳阳天，眨眼之间，怎么就变成风雨雷电的世界！他心惊胆战！

天有风云雷电，人生畏惧惊恐，常易惶惶不安！天，人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灵感？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凭生平的祸福经历，风云见识，他似乎有一种预感，这封信来得不是时候，风雨雷电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来，必定不是一个什么好兆头，难道自己就是这坏命？

想想自己这一生，一心与人为善，百般修行接德，却因土地改革前做错一桩事，终未逃脱命运的捉弄。

土地改革前，孙家遭了火灾，旺爹被大火烧死，儿子永贵还小，旺奶奶找到他，要把田托给他。旺奶奶说，一来差钱用，二来也没人种，你云礼我

相信，我只有找你了！郑云礼家里虽然也差钱，穷，却一口应承下来，四处借粮买下孙家的田。土地改革后，旺奶奶家被划为贫农，郑云礼家被划成富农，郑云礼后来变为历次运动的对象。

郑云礼在龙印港有人缘，左右邻居，但凡家中有大事小情，他都主动去帮忙照应。谁家如若发生什么口角冲突，他都主动去进行调解，大家也都认为他主持公道，调解得合情合理。这一来，龙印港的老百姓都护着他，在历次运动中，他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冲击，但他识时务知趣，整天低眉顺眼点头哈腰。

他自己没出息，就把希望寄托在小伙郑晚子身上，希望小伙将来读书有出息。小伙也很争气，从小读书就很灵光。龙印港里许多拿宝子（堤东方言小孩的意思），与小伙一起读书的，如细二小等，一个个都先后辍学不读，回家种田。只有小伙一直没有离过校门读到现在，在县城的最高学府读高中，念大学很有希望。

但他的心一直悬着，他总是担心，家庭出身会给小伙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。有时甚至有一种预感，由于家庭出身不好，也许，小伙不知什么时候，就会遭遇到什么不测。

前思后想了一会儿，他不由得心惊肉跳，自言自语道，今天学校来了这么一封信，又是刮风，又是下雨，又是响雷，又是打闪，会不会就是一个什么不好的兆头呢？

怪不得，这几天眼皮老跳啊！

郑云礼双手捧着信，站在明间当中发呆。

郑晚子淋得落汤鸡似的，忽然从门外冲了进来。他人还没进门，声音先进了屋，老头子，着急慌忙喊我回来做什么？可是学校来了信？

郑云礼叫声“哎呀”，赶紧把信放到桌上，是的，小伙，你怎么不躲躲雨，你怎么淋得落汤鸡似的？喊你回来，是因为你学校来了信。郑云礼说着，就回身取来柴帐壁上挂的干手巾，递给郑晚子揩擦。

老头子，信在哪里呢？让我看看。

小伙，别忙。

郑云礼说着，回身从房间里找出一身干衣裳，让郑晚子把湿衣裳换下。他一边忙，一边说，别忙，别忙，小伙，先揩揩，先把湿衣裳换下来，再看信，信就放在桌上呢。

郑晚子三下两下揩好头发，揩了脸，着急慌忙脱下湿衣裳，换上干衣裳，

迫不及待就去桌上抓起信来看。

这信封，是酱黄色糙纸做的。右上角贴了一张4分的蓝色邮票，左上角的收信人地址写着“堤东人民公社堤东生产大队第一生产队（龙印港）”，中间的收信人姓名写的是“郑云礼转郑晚子收”，右下角的寄信人地址、姓名，分两行写，上一行是“范堤城学府西路1号”，下一行是“范堤县中学”。

郑晚子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，从当中抽出信纸，一看，原来是一个铅字打印的通知。

关于举办暑期学习班的通知

郑晚子同学：

经研究决定，兹定于8月31日举办高二年级学生暑期学习班，请准时返校参加。

返校时须携带暑假后一学期——高三上学期的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，以及一个月的粮食和生活费等。

以上通知，希即遵照执行。

范堤县中学团委会

8月22日

郑晚子看完通知，两颊上浮起红云，自言自语道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，原来是办学习班啊，哎呀，8月31日返校，不就是明天吗？好在今天接到了信，要不然，明天还赶不上呢！

他思潮起伏，开始憧憬明天的学习班。

这个傻小子，打小是一路坦途，心里充满阳光般的憧憬。

2

天麻亮，一家人在路上。

笔直宽阔的黄土大道上，郑云礼两手紧握车把，推着一辆旧式的小独轮车，嘎吱嘎吱地向前走。独轮车两边的车架上能载货载人，载重量可达一两百公斤，又因为只有一个车轮着地，能通过狭窄的羊肠小道，所以流行于堤东乡村。

他黄巴巴的脸上满是青胡碴，粗粗的颈项上晾一条白毛巾，灰色粗布褂敞开，裤脚卷到了小腿，脚穿一双新草鞋，一副堤东农村汉子的典型打扮。

这个闷葫芦的堤东农村汉子，把小独轮木车暗地里推得有滋有味，独木轮在有节奏的转动中，碾压摩擦着黄泥路面，发出“嘎吱嘎吱”好听的响声。

独轮车两边车架上，各坐着一个人，一边是他刚满5岁的小伙小晚子，另一边一个是他的女将——小晚子的母亲——26岁的春女。女将，在堤东方言中，是妻子的意思，丈夫，则相应地叫作男将。

小晚子在车上东张西望。黄土大道两边的庄稼地里，满眼碧波荡漾的棉花，放眼望去，就像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。绿海深处，散散落落的农家丁头府草屋，就像一座座黝黑黝黑的丘陵，又像停泊在绿海上的大大小小的军舰，让他心头充满了神秘感，很想去探个究竟。

不一会儿，东方天边的地平线上，泛起了一片五颜六色的云，像系上了一条长长的彩带，好看极了。

江北平原夏季天亮早，霞光艳，五彩的朝霞，灿烂的自然美，让不安宁的小晚子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好未来的幻想。

小晚子歪着头，看着笑得花一样的春女的脸，一只小手拧着白布褂的衣角，放到嘴里咬着，问，妈，街上有麻团卖吗？

春女钮上蓝花褂最上面被绷开的一个扣子，说，小伙，乖，有，街上有麻团卖啊。

突然，一只狗在远处“汪”地叫了一声。

接着，哪家的雄鸡也跟着叫了起来。

小晚子凝神倾听，不再问妈妈问题。

远处，又一只雄鸡叫起来，接着，一群雄鸡叫起来。

那只狗，则“汪汪汪”更加叫得起劲。

一只狗，一群鸡，一呼一应的合唱划破了清晨的寂静，唤醒了沉睡的江北平原堤东乡村，生物的晨曲，焕发了大地的生机。

小晚子听得头皮发麻，眼眶里溢满泪水，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他总是这么易感，这么容易被打动。别说一只狗，一群鸡，哪怕是天上飘走的一小片云，地上爬来的一只小虫子，他都能为它动情，或是流泪神伤，或是欢笑雀跃。

鸡与狗的合唱停了，小独轮木车继续独唱。独轮车继续有节奏地转动摩擦，唱出嘎吱嘎吱的好听的歌声。

小晚子听见独轮车唱出那么好听的小曲，惬意极了，如痴如醉。不一会儿，就睡着了，进入甜蜜蜜的梦乡。

不知什么时候醒的，小晚子揉揉双眼，又问花一样美的母亲，妈，什么时候到街上外婆家啊？

春女说，小伙，乖，马上就到。

郑云礼小心停下车，右手抓起手巾的一头，擦擦额头上的汗，跟着说，小伙，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。

乘坐小独轮木车上街，是小晚子记忆最深最动人的一幕。

这个夏季的早晨，是他最后一次乘坐小独轮木车上街，后来就再也没有坐过。小晚子记得很清楚，印象深极了。

后来，春女怀孕了，怀上小晚子的妹子，不能坐车了，不能再带他上街，上外婆家去了。

再后来，春女坐月子，要在家照看小晚子的妹子，又不能再带他上街，上外婆家去了。

再再后来，小晚子的妹子长大了，能跑了，春女又要带着小晚子的妹子上街，上外婆家去了。他闹着要去，春女就哄他买麻团，然后真的从街上买上许许多多好吃的麻团带回来，让他很开心。

吃着麻团长大了的小晚子很乖，妈，街上这麻团真好吃，下次再买。

春女连忙连连点头说，好的，小伙，乖，下次再买，买。

妈妈的娘家——小晚子的外婆家，住在范堤城的北郊。小晚子不知为什么，每次妈妈回娘家总是只带小妹子去，而把他寄在邻居旺奶奶家。

从此，上街，成为小晚子的一个梦，一个美丽的梦。

从此，小晚子每次生病做梦，都梦见花一样的妈妈从窗口递麻团给他。那麻团又香又甜又黏，是妈妈从范堤城街上买回来的。

那时，春女只有28岁，正当如花似玉的青春年华，小晚子只有6岁，正是需要母爱呵护的幼童。然而，花一样的妈妈却抛下他，到天堂去了。

记得是夏天的一个清晨，小晚子还在铺上做着吃麻团的梦，突然被父亲郑云礼从梦中叫醒。

6岁的小晚子下床后，懵头懵脑地跪到了地上，跪在妈妈和妹妹的身旁。妈妈和妹妹为什么睡在地上？小晚子很奇怪，他不懂得自己将要失去妈妈和妹妹，不懂得失去妈妈自己会从一个宝变成一根草，会是多么可怜。

正当如花似玉年龄的春女妈妈，却瘦得不成人形，奄奄一息地躺在地铺上。小晚子看见妈妈两片嘴唇在动，却听不见她在说什么，只看见妈妈的双眼对他露出痴痴的希望的目光。

妈妈没了后，小晚子一睡着就梦到妈妈。白天，小晚子与细二小一起捏泥巴、捉毛毛虫、推铁环、打铜板、打玻璃球、打香烟壳、踢毽子、跳格子，玩累了，晚上回来一上铺就做梦。在那些奇奇怪怪的梦中，小晚子不断梦见妈妈，不断梦见妈妈的双眼，梦见那痴痴的希望的目光，不断地梦见吃麻团，梦见坐着独轮车上大街，梦见那神往的大街。

梦里的大街——范堤城，是一个仙台琼阁一样的地方，是妈妈的家乡。

那街景，奇妙无穷，变幻莫测，有时像孙悟空大闹的天宫，有时像缥缈奇幻的海市蜃楼，令小晚子日夜思念，无限神往。

有梦想，才有信念，才有希望，才有雨露的滋润，才有前进的力量。雨露滋润禾苗壮，小晚子从小怀揣着梦想，积极向上，茁壮成长。

春女走后第二年秋季，郑云礼送小晚子去念书。念的是私塾，教私塾的先生腰驼了，大家便叫他“弯腰子”先生。

“弯腰子”先生很严厉，动不动就拿戒尺打学生的手。小晚子因为晃桥，也被打过一次。

私塾在龙印港河东，小晚子每天上学都要过一座小桥。小桥是木桥，由三块木板搭成，每块板约有1尺阔，1丈长，2寸厚，人走到上面桥板就打晃，胆小的同学腿直活（堤东方言，颤抖的意思）。唯独小晚子胆大不怕，他每次都抢先跑上桥，有意站着晃，让别人吓得不敢过。别人向“弯腰子”打小报告，小晚子就被“弯腰子”打了戒尺，手肿得红馒头似的。

小晚子胆大、调皮、聪明，就是学习不上心，成绩马马虎虎只及格。他上到三年级，由私塾转到堤东公社中心小学去读书。堤东中心小学是所新学校，不同于旧私塾，转学考试时，监考数学的是一个穿西装留短发的女老师，他十分崇拜，下定决心要跟着西装短发女老师上新学，不想再回私塾见那长袍马褂的弯腰先生。小晚子陡来精神，超常发挥，数学竟考了个满分。他的成绩从此飞跃，芝麻开花节节高。他长大后回忆这一次飞跃，曾揣测这恐怕就是所谓的“破蒙”。破蒙，就是撬动了智门，一个人，如果破了蒙，学习就会畅通无阻，如果一直不破蒙，学习就困难重重。那么，细二小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好，是不是因为当时没有破蒙而不是不聪明呢？

新学校的西装短发女老师，是大街上派来的。小晚子之所以被撬动智门破了蒙，究竟是因为向往梦里的那个大街，所以就崇拜街上派来的女老师，还是因为崇拜街上派来的女老师，所以就向往梦里的那个仙台琼阁一样的大街呢？

小晚子所向往的梦里那个仙台琼阁一样的大街，是范堤城，就是江南省盐州地区范堤县的县城。

范堤城有着小晚子所不了解的奇特来历和美丽故事。

远古时期的范堤城以东，是一片汪洋大海。一千年前，北宋范仲淹修筑的捍海堰，就在这紧靠范城的东岗沙堤上——范堤人习惯称范堤县城为范城。范仲淹当时在范城任盐官，离任后升迁至宋代宰相，后人念其仁德政绩，就称这捍海堰为范公堤。范堤县，范堤城，也都由此而得名。

范堤城里的七里长街，青砖小瓦，麻石深巷，飞檐翘角，雕梁画栋，无不烙上范堤文明的印记。城西那座矗立千年的唐塔，是唐代大将尉迟恭所建。唐宋元明清，古镇熙来攘往十分繁荣，贯穿淮南各大盐场运盐的串场河环流城侧，承载生命符号的发绣首创城中，有关董永七仙女美丽传说的遗址遍布城乡。

小晚子的外婆家，就住在范堤城大街的北郊，算是大街的一个城角落。

范堤人说，七世修了个城里人，三世修了个城角落。城里人是修得来的，城角落也是修得来的。小晚子的外婆自己修了个城角落，却听信了媒婆的花言巧语，说男方郑云礼家怎么怎么好，结果就把女儿从城角落嫁出来，嫁到堤东龙印港，嫁给一个乡下人。

龙印港，官名堤东生产大队第一生产队，属范堤县堤东人民公社，四面有一条环形的小河，叫龙印河。

郑云礼的家在龙印港西南角，紧靠龙印河边，是单单的一幢丁头府（苏北沿海农村的一种住宅）。

龙印港的上百户庄户人家，不像别的村庄那样集中居住在一起，而是散散落地住在龙印河边上，由三个一群一个小墩子，五个一堆一个小墩子，一个个的小墩子连起来，围成了一个环形的人家圈子。在这个环形人家圈子中，每个小墩子的几家都是一个姓，三个一群，就是一姓弟兄三个住在一起，五个一堆，就是弟兄五个或同姓本家五个住在一起。每个小墩子都以姓氏命名，比如何家墩子、陆家墩子、周家墩子、鲍家墩子、姜家墩子、孙家墩子等。

小晚子的父亲郑云礼是独子，所以，他家是单单的一户。

从郑云礼的家向东，那个三四户人家的小墩子叫孙家墩子。孙家墩子慈眉善目的旺奶奶跟孙三小住在一起，但不在一屋，而是一个人单独住在孙三家丁头府前面接的一间小破屋里。旺奶奶整天整天地在这小破屋里打草鞋，

小晚子常常去她的小破屋里玩，帮助她接草接绳子。旺奶奶最惯小晚子，常常给他一块锡纸包的小糖吃。

孙家墩子再向东是陆家墩子，小晚子最要好的发小细二小——陆永德就住在陆家墩子。小晚子经常去他家玩，几个小孩子一起，先用铜板打钱堆，或者踢毽子，或者跳绳子，然后再一起去田头河边挑猪草。

细二小是小晚子的跟屁虫，两人一放假就形影不离，一起挑猪草、打钱堆、踢毽子、跳绳子。细二小身轻如燕，爬树爬墙不费吹灰之力，龙印港那家娶新娘子，他是第一个爬到新娘窗户口捅破红纸拿红蛋的那个。

从小晚子家向西，过了龙印河，河西就是堤东公社小集镇，龙印港的人称那里是小街，相对应的，称范堤县城为大街，或是街。“上街”是专指上范堤县城的大街。

上街，是件了不得的事情。龙印港许多人活了一辈子，也没上过街，不知范堤县城的大街长什么样子。只听人说，大街上到处是青砖高瓦房，有乡下没有的麻团、脆饼、京江脐，有布店、茶庄、陆陈行，有剧场、影院、体育场，还有人民医院、高级中学。

小晚子心目中的上街，不是进城去逛逛，不是上街买买乡下所没有的东西，也不是办办非要上街去办不可的事情，都不是。他心目中的上街，不是这样偶尔上一两趟街，而是立志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创造条件和机会跳出农门，将农村户口改为城镇户口，把家搬进街上去，成为一个街上人。

如果上了街，再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，能成为一个“公家人”（堤东方言，国家干部的意思），那么，就更加好了。要想做到这一步，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考大学。十年寒窗苦，一心跳农门，成为小晚子从小追求寻觅的梦。他把这个梦藏在心中，不跟别人说，连他老头子都不说。

初秋的傍晚，一场爽爽的秋雨后，小晚子自个儿站在自家丁头府屋后，朝远处观望。

雨后，一切如洗。彩绸似的落霞，与归林的鸟儿，漫天飞舞，夕阳映红了天，映红了地，映红了炊烟袅袅的龙印港村庄。

村里村外，牛欢羊咩。下地的男人，一天活儿干下来，瞟见日头没多高，便铆足了后劲，号歌一浪一浪地起。放学的孩子，走在乡间小路上，远远地看到妈倚在家门口，手里捧了黄爽爽的麦面饼，便小鸟般地一路一路飞回家来。在家的女人，一家的换洗衣服洗好晒干了，收好，折好，放在澡桶边，带着阳光留下的清香。门口晒谷的大场扫好了，夜饭桌子搬出来。门板除下

搁到场当中，一家人夜饭碗一丢，就能躺上去，挨排排的，摇扇子，聊天。

女人们忙个不停。屋里屋外。锅上锅下。媳妇额头上挂满珍珠，灶火映红了青春。奶奶眉眼间堆满笑意，一边在里间拾掇，一边欣赏媳妇在口间操作的节奏。炒一钵蚕豆，开水煮到皮开花，拌几个薄刀拍碎的蒜瓣子。切一盘烧瓜，片片薄得透明如玉，滴两滴小作坊新榨的芝麻油。煮一锅新玉米糁子粥，厚墩墩的，盛进斗大的头盆里，端到门口去吹。炕一锅带黄巴子的麦面饼，等人回来齐了铲上来，趁热咬。

掌家的女人们有板有眼，一一完成傍晚的杰作，港里一派浓浓的农家气氛。秸秆，在锅膛里噼啪炸响。炊烟，从烟囱里升起来，飘起来，舞起来。炊烟飞龙走凤，袅袅绕绕，潇潇洒洒，过树顶，越河面，飘天际，入落霞，仙姿曼妙，飘飘缈缈，越发浓了这醞醞的雨后乡村气息。

小晚子若有所失，人家的妈妈在忙，自己的妈妈已不在人世，这美好的一切，似乎都在眼前，又似乎非常遥远，似乎有，又似乎没有。小晚子头皮发麻，浑身起了鸡皮疙瘩，眼角溢满了泪水。

妈妈离世后，小晚子更加容易动感情。他常常就是这么一个人，站在一个没人的地方，一站就是好久，痴痴地观望、流泪、发呆。哪怕是看到天边飘来了一朵云，哪怕是看到树上飞走了一只鸟，哪怕是看到地上一头牛、一只猫、一条狗，哪怕是听到生产队场头棚大喇叭里传出来的一首歌，任何一件大小事物，都能让他动情。

傍晚这会儿，小晚子背着父亲郑云礼，自个儿站在自家屋后，已经站了好久，一直在痴痴地观望、流泪、发呆。不一会儿，他竟双脚离地，双臂平展，飞向大街，恍入梦境。

突然，一阵歌声打断了小晚子的梦幻，歌声来自生产队的打谷场，他的视线便立即移至打谷场。

偌大的打谷场变了样子，一座座小丘似的粮堆草垛被移到了一边，中央腾出了一片广场。有人在广场上忙碌不停，竖起了几人高的两支竹竿，拉起了几床被单大的一方银幕，装上了会唱会喊的高音喇叭，高音喇叭里传出一个女歌手悠扬动听的歌声：

千山那个万水呀连着天安门

毛主席是咱社里人

.....